

阿·特瓦尔多夫斯基

瓦西里·焦尔金

文学小丛书·WEN XUE XIAO CONG SHU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瓦西里·焦尔金

〔苏〕阿·特瓦尔多夫斯基 著

飞 白 译

40866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А. ТВАРД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ТЕРКИН

据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4 年版
«特瓦尔多夫斯基诗集»译出, 据 изд. «ху-
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6 年版«特
瓦尔多夫斯基作品集»(五卷集)校订。

封面设计: 伍 端 端

瓦西里·焦尔金

Waxili Jiaoerji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8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3}{4}$ 插页 2

1985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5 年 3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

印数 00,001—15,200

书号 10019·3767

定价 1.60 元

象生活那样朴实

(译本序)

我译《瓦西里·焦尔金》，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当年我在部队做训练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训练场上、行军途中度过的。高度紧张而又热气腾腾的部队生活，战士们英勇顽强而又淳朴开朗的精神面貌，使我对《瓦西里·焦尔金》这部描写普通战士的名著产生了亲近感。本来，在全国解放前，我是学外国文学专业的，对外国诗有广泛的爱好，但是要走上翻译介绍外国诗的道路，我还需要一个直接的推动，需要一种催化的触媒，需要一本和我“对口”的诗，——《瓦西里·焦尔金》正是我期待着的这本诗。

与焦尔金交上了朋友后，我于一九五五年决心把这部诗译出来，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诗，是我的业余爱好，可是部队工作却没有业余的闲暇可言。从清晨的起床号到晚上的熄灯号，绝大部分活动是集体的，所有的节假日，我也几乎都用在工作上了，哪里还剩下有业余时间呢？不过，时间还是有的，我主要利用下部队的途中译出了《瓦西里·焦尔金》（以及后来译的许多其他诗集）。在较长的旅途中可能译出一章，在几十分钟的短途中，也可以在吉普车上译出一

Fm160 102

小节——四行诗。所以我的译诗根本比不得别人，我从来没有坐在书房里，摆开各种工具书，在干干净净的稿纸上译诗的条件；我手头既无原著也无词典，既无纸也无笔，我只是在汽车的颠簸中或行军的尘土中，咀嚼着这一节诗的味道，嘟哝着一个个的词儿，诗是记在肚里的，译则纯属口译，只有遇到临时停车，才可能在小本子上速记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象这样译诗，当然给我造成莫大的困难（例如个别地方因凭印象而弄错了），但也给我造成一个足资补偿的有利条件，那就是无意间摹拟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作《瓦西里·焦尔金》的环境，帮助我更好地进入了原作的气氛：

当我在战场上，
在摇摇欲坠的屋檐下，
碰上什么地方就什么地方，
当我沿着公路，
不顾汽车颠簸，
碰上下雨，就用雨布蒙头盖住，
当那寒风怒号，冰雪冷酷，
我就用牙齿拽下手套，
把零乱的字句
悄悄地写进我的练习簿……

诚然，我缺少北国的冰雪，因为我们部队已南下到了华南地区，而且《瓦西里·焦尔金》的最后部分，还是在海南岛的椰林寨和仙人掌丛生的沙丘间译完的。那已是一九五六年的

夏日，南海上正送来一声声海的呼吸。

一九五七年，《瓦西里·焦尔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初版，并得到了共青团中央向全国青年的推荐。以后我又译过一些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著名长诗和短诗。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要我校订和补译这位诗人的重要作品，准备出《特瓦尔多夫斯基诗选》两卷或三卷集，但因工作量大，我短期间尚难以完成，所以先把《瓦西里·焦尔金》的译文校订出来，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本书作者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А.Т.Твардовский，1910—1971）是苏联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生于斯摩棱斯克省一个铁匠家庭中。他只上过乡村小学，但从小爱写诗，十四岁就开始向报刊投稿，写了十年稿后，才得到机会上了师范学院和莫斯科史哲文学院。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任军报特约记者；一九五〇年以后他大部分时间任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主编和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代表作有：长诗《春草国》（1936年），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金；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年），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金；长诗《路旁人家》（1946年），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金；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1950—1960年），曾获列宁文学奖金；《近年抒情诗抄》（1967年），曾获苏联国家奖金，等等。随着时间的逝去，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声望持续上升，现在他已被公认为从一九三〇年马雅可夫斯基逝世至今半世纪以来苏联最大的诗人。

特瓦尔多夫斯基继承涅克拉索夫的传统，在现实主义诗歌领域中作了重大的开拓。他的诗的显著特色，如果能用两句话做个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有如下两点：一是强烈的时代感和浓厚的生活气息，二是朴实、隽永、深沉的风格。他的诗反映的都是当代生活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些诗不是为诗人自己写的，也不是为文学圈子中的少数人写的，在他看来，“只有当通常不读诗的人们珍爱诗人的作品时，诗人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诞生。”与写诗时偏爱提炼光辉词句的诗人不同，特瓦尔多夫斯基“炼诗”时抛弃的是一切金碧辉煌的杂质，提炼出的是人民生活中最朴实最平凡的诗意。象隐喻、假借、奇特的联想、以及奇句险韵等诗人们常用而且行之有效的手法，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几乎是从来不用。读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平凡的生活、平凡的语言里，也有这么多诗！

《瓦西里·焦尔金》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著名代表作，也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这部长诗的写作时间与战争过程是一致的，战争打了四年，诗也写了四年。战火在燃烧，诗人没有来得及通盘规划，他“踏着战斗的滚烫的脚印”，写一章就在报纸上发一章，就这样写出了这本真实而特别的记录。

《瓦西里·焦尔金》讲的是一个战士的故事，其体裁接近于叙事长诗，但却又非“叙事诗”所能概括。作者在书中写出了战场上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他时而叙述，时而抒情，时而议论，随着情之所至，或歌或哭，或谈或笑，而不拘泥于

体裁和形式。所以作者自己说，《瓦西里·焦尔金》既是他的抒情诗、他的歌，也是他的政论、他的箴言，既是笑话和打趣，也是诗人与战士的亲切谈心。那么，这本书究竟该称作什么体裁呢？诗人回答道：最适当的名称就是一个“书”字，——“书”，在人民心目中是一个严肃的字眼，书中写的内容应当全是真实，不许掺假。所以他就以《战士的书》作为这本诗的副标题。

长诗的主人公就叫瓦西里·焦尔金，这是一个杂取许多战士身上的特色而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焦尔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作者用战士们的口回答道：

“焦尔金吗？咱们都认识。”
“是个人人喜欢的小伙子。”
“他是咱们自己人。”
“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
战场上是勇敢的兵，
舞会上是受欢迎的客人，
干起活来是一把好手，
这就是咱们的焦尔金。”

焦尔金的性格，包含坚忍顽强、勇挑重担和朴实幽默、永远乐观这样两个方面。焦尔金是普通一兵，他不爱标榜自己，总是不事张扬地勇挑最困难的担子，这种行动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是对一切负责、对未来负责的高度觉悟，这也就是长诗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进行着一场神圣的战斗，正义

的战斗，殊死的战斗，不是为了扬名，而是为了大地上的生活。”另一方面，焦尔金又是一个幽默家，他有说不完的笑话、俏皮话和趣话，这使得焦尔金到处受人欢迎，战士们总是要求焦尔金给大家说上一段笑话，在艰苦的时刻鼓舞一下情绪。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焦尔金鲜明的个性，使这个人物在纸面上活了起来。

在卫国战争期间，焦尔金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广大战士已把他当作知心战友，而且许多人都认为焦尔金的原型就在他们部队里。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焦尔金遇着了焦尔金》等章，让司务长说出“按照条令的规定，每个连队都要分配一名焦尔金”的妙语，然后自己还添上一句说道：“换了我，我还想给每个排都分配一名焦尔金，”以满足广大战士的要求。

焦尔金如此“普及”，与作者塑造的这一形象的朴实性是分不开的。焦尔金是一个英雄，具备英雄的优秀品质，但同时他又是普通一兵，是凡人，是“平平常常的小伙子”。哪怕在生死考验的时刻，焦尔金也很少说豪言壮语，他口里说出来的话总是幽默的，朴实的，平易近人的。关于焦尔金的外表，作者也特意作了这样的描写：“他并没有天生一副出众的相貌，个儿不大，也不算太小。”作者没有把他写得高人一头，而且还故意写得模棱两可，不肯赋予他任何外表上的特点，这正是为了让焦尔金得以溶化在千万战士之中，得以生活在无数焦尔金的身上，免得过分具体的外表描写损害了这一联系。

作者强调焦尔金是千万战士中的普遍一兵，这一意图在每个细节中都看得出来。拿兵种来说吧，飞行员、坦克手、炮手等都是引人注目的兵种，骑兵、侦察兵……也富于传奇性。但作者却让焦尔金当人数最众、最“一般化”的步兵，还由诗人直接出面向姑娘们发出号召，号召她们爱上步兵、爱上焦尔金！（作者帮书中主人公找对象，这可真希罕，也真有意思。）再拿军衔来说吧，按常理，一个战士（而且是英雄）打了四年仗，不可能仍然是列兵。所以作者遵照现实的规律，透露出焦尔金已经升到中尉军衔，可是他又有意把这一点写得含含糊糊，而始终突出一个“兵”字。作者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焦尔金“战士形象”的完整性。

这本书里还有一件希罕事：在长诗后部，主人公焦尔金渐渐消失了，溶化了！焦尔金式的战士不声不响地代替了焦尔金，但粗心的读者却还没有察觉到主人公的失踪。一个兵在战场上的命运是难以逆料的，长诗充分反映了这种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可是不论焦尔金有没有牺牲，在到处涌现的“焦尔金”身上，继续着焦尔金形象发展和完成的过程，“焦尔金”从专有名词变成了普通名词。这一有趣现象，也是文学与生活紧密联系的一个生动例证。

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人物塑造中表现的朴实风格，也同样表现在《瓦西里·焦尔金》的情节结构中。作者写道：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战士的故事，

它没有头，没有尾，

也没有特别的情节，
可是却讲得老老实实。
战争中本没有什么情节。
“哪会没有？”
“事实如此。”

情节当然不是没有，故事“从半腰里开始”后，倒叙了焦尔金战争初期的撤退，讲述了焦尔金的几次功绩，几次负伤……但是这些的确并不算什么“特别”的情节。作者关心的首先是人民的共同的命运，战争的“公共”的情节——从撤退到相持，到反攻和胜利；其次强调的是战场上的“日常”的情节——行军、作战、养伤、休息、喝稀饭、找烟袋、说笑话、上战地澡塘……特瓦尔多夫斯基似乎在有意挑选平凡的战地生活来写，似乎在体会这些平凡生活中有多少艰难困苦，多少悲欢哀乐，而有意避免惊险曲折的故事性、情节性。据作者说，他一度曾打算让焦尔金深入敌后去担任侦察，但后来终于割舍了这个特别情节。这是一本不以情节来吸引人的、象生活那样朴实的书。加以各章分别见报，这一章的读者不一定看得到下一章，（“谁能说到尾，谁能听到底——咱们预先还没法儿猜，”）所以各章有相对的独立性，情节上的联系是若断若续的。这一切使得这本诗与其说象一个“故事”，倒不如说象是“生活流”。

许多作家曾经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著名战役，讴歌过英雄豪杰，特瓦尔多夫斯基却有自己的观察角度。在他看来，

伟大是由平凡组成的，他宁愿在朴实中找诗意，在平凡中求深度。所以他描写战斗时，也倾向于选择那些无名的战斗，对那些“打完了就被遗忘了”的战斗，诗人倾注了最深的感情。尽管这些战斗不重要，拚死拚活打胜了，也不过是打下个小小居民点或无名高地，但这些战斗却是战场上的日常生活。在无名战斗中牺牲的战士，与为保卫全国唯一的大城牺牲的战士是平等的，他们献出的生命具有同等沉重的分量。我们还看到，在写到战争的尾声时，作者也没有对攻打柏林的最后一役作正面描写，却把镜头摇到了柏林外围的战地澡塘，这看来是闲笔，其中却也贯彻着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风格。通过这一章，诗人一来是从侧面赞美了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战士的坚忍精神，二来是渲染了胜利的欢乐情绪，三来是为这本朴实的诗写了一个朴实的结尾，使之余味不绝。

《瓦西里·焦尔金》的特色之一，是在作者、主人公、读者三者之间造成一种特殊的亲切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对严酷的战争共同感受和共同思考中形成的。作者（或者说得更准确些，长诗的抒情主人公）和主人公焦尔金的关系，是战友，知心，还是斯摩棱斯克省的老乡，他俩对沦陷敌手的家乡的共同怀念，加重了诗的抒情气息，也增加了诗中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可感性。作者和焦尔金的形象虽不同，他们的情感是相通的：

在这本书里，有许多地方，

本来应该由英雄说的话
我往往自己来讲，
我对一切都负责任，
还有，如果你还没发现，
也可以注意这一点：
焦尔金有时也代我发言。
他呀，我的这位老乡，
虽然根本不是诗人，
可是考虑起问题来，
却也有几分象。

在书中，幽默风趣的台词多由焦尔金说，抒情性、哲理性的台词多由作者即抒情主人公说，但二者情感相通，互为补充，多层次地表现了战斗和生活中的丰富诗意。抒情主人公的插白仿佛起着焦尔金的潜台词的作用，提示着焦尔金的谈笑下面的深度。

我们再来看看作者和读者的关系。《瓦西里·焦尔金》全书的口气，就象对战友谈心似的，娓娓而谈，坦率真诚，无拘无束，作者有时与读者商量，有时和读者争论，其中都充满着对读者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消除了作者、读者间的距离。读者对本书作者也是同样信任的，战争年代的读者就曾纷纷写信给诗人，“从心灵深处”感谢他，感谢诗人“写出了真实”。许多读者还主动协助《瓦西里·焦尔金》的创作，如有人写信给特瓦尔多夫斯基提供焦尔金的传说：“在前线

上，有一位战士给我讲过一个焦尔金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在你的长诗里没有见过。也许你对这个故事会感兴趣吧？……”因此，特瓦尔多夫斯基坚持说：《瓦西里·焦尔金》应该算是他和读者共同创作的成果。

长诗《瓦西里·焦尔金》的语言，也象生活一样朴实无华。读者在这本书里看不到专用的“诗歌语言”，看到的是从民间语言和战士口语中提炼出来的诗，饱含着人民情感和人民智慧的诗。作者在全书结尾写了这么几句话，来表明自己的意图：

也许某一个读者
手里拿着这本小书，
会说：“瞧，这是地道的俄语，
虽然是诗，写得倒很通俗……”
那时我就心满意足。

我觉得，用美丽的文字写诗较易，用朴实的语言写诗较难，因为前者可以借“诗歌语言”引起“这是诗”的感觉，而后者却只能借助于内在的诗的本质了，可是特瓦尔多夫斯基恰恰就有这种功力。作为译者，我曾尽力试图复制特瓦尔多夫斯基朴实无华的语言，并且在初版的译后记里不揣冒昧地借用了这节诗，来表达译者的热切的心愿：

也许某一个读者
手里拿着这本小书，

会说：“瞧，这是地道的汉语，
虽然是诗，译得倒很通俗……”
那时我就心满意足。

尽管已有不少读者向我表示了这样的鼓励之辞，今天我的感觉却不是心满意足而是颇有点汗颜了。因为本来我的南腔北调未见得能算“地道的汉语”，况且译诗又受表意、抒情、音韵、形象等多方面的制约，就更难达到原诗那种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的地步了。我所表示的，只能说是我在译诗方面的一种追求。

《瓦西里·焦尔金》原文是格律诗，但其中又含有相对的自由。其基本格律是扬抑格四音步，每节四行诗，押“交韵”（韵脚格式为abab），逢单行为阴性韵，逢双行为阳性韵。这种格律在俄语中与民间的歌谣快板比较接近，与中国的民歌、快板也有若干共同性。特瓦尔多夫斯基充分发挥了这种格律的丰富潜力，并在扬抑格四音步的基础上又作了许多变化。例如有时把一行四音步的诗拆作两三个短行或梯级，有时把韵脚格式变为“偶韵”（aabb）或“抱韵”（abba），更常见的是把每节诗的行数扩展至五行或六行以上，韵脚格式也变为abaab, aabab, aabba, abbab等等。随着诗中情感的需要，诗人间或也采用抒情性较浓的抑扬格，以及三音步一行的诗行，或“扬抑抑”三音节韵。但所有这些音韵变化都用得十分自然，不露痕迹，用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知道，特瓦尔多夫斯基特别反对凑格律、凑韵脚、追求虚

有其表的形式。他决不是一个不重视形式的诗人，但是他认为：最好的形式应当是“使人感觉不到的形式”。

在译文中，我采用了接近民歌、快板的基本节奏，并在此基础上自由变化。除了汉语通用的阳性韵（用重音押韵）外，也用了阴性韵（重音韵脚之后带轻音音节），例如“不象了——变了样了”，“琢磨——萝卜”，“去吧——占据啦”等。这种韵脚有助于模拟原诗音韵的灵活性，加强诗的生活气息。但是我没有把这本诗译成格律诗，所以译文中诗行有长有短，个别地方的分行与原诗也有出入。

这次重新校订译文时，我曾打算把译文整理得格律化一点。因为我常常感到，当年在颠簸的车轮上、在纵队的尘土里口译的诗，形式上未免自由了一些。可是整理了一阵子后，我就放弃了这一努力。我发觉随着译文的格律化，诗中的部队气派、战士情怀、生活气息将受到严重损失。我觉得，翻译不少诗人的诗时，格律化与意境是比较能够协调的；但翻译《瓦西里·焦尔金》时，译文格律化带来的拘谨和人工的痕迹，却与意境显得不大协调了。权衡轻重，我觉得还是保留朴实自然的生活气息更为重要，这是风格问题，而且不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瓦西里·焦尔金》的风格中，蕴含着植根于人民之中的朴实的力量。

于是，我仅限于作了文字上的校订，而保留了初译稿那种半自由诗的形式，在我译的诗中，这要算音步最不整齐的一本了。

如今我已辞去军务告老还乡，走上了外国文学、外国诗

的讲台，但我无法忘却在起伏地上、军号声中度过的军人的一生。让这个译本象征着我对部队生活的怀念吧，如果没有部队生活，就不会有这个译本，而且我也许就不会走上译诗的道路了。

本书作者特瓦尔多夫斯基经郭小川同志介绍，曾多次写给我热情的信，并将他的新作题赠给我。记得他在赠我的《抒情诗选》前题的是这样一段话：

遗憾我没有到过中国，感谢您的劳动，使焦尔金能和中国人民见面，这就象我到了中国一样。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

遗憾的是我们未见到面，诗人已在六十一岁的年龄上去世了，而他的珍贵赠品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我以反对林彪集团的罪名被林彪集团逮捕时，失去了下落。我谨以这个译本的新版（以及我即将校订补充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诗选》）作为对作者的纪念。

飞 白

1984年元旦于杭州大学